

美国国家公园的醒目位置,经常可以看见一些纪念碑,或纪念为国捐躯的士兵,或纪念为国家立下卓越功勋的公民,更有纪念那些传扬人类良善品德的普通人。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内的艾迪丝·卡维尔山,便是得名自一战时协助救护和转移多名战俘的英国护士艾迪丝·卡维尔。

国家公园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品牌,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基地。国家公园在向国民展示中国独有的自然和人文魅力的同时,也应紧密围绕着环境教育、乡土教育和爱国教育理念,为公众关爱自然环境、尊重地方知识、强化国家认同和弘扬国家精神提供保障。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了中国国家公园的发展理念是“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坚持国家代表性,以国家利益为主导,坚持国家所有,具有国家象征,代表国家形象,展现中华文明;坚持全民公益性,坚持全民共享,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这一理念确定了今后中国国家公园将由盈利型转向公益型,其建设的重点也必将由旅游开发转向国民教育。

(薛熙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旅游生态效率的思想基础、分析作用与理论局限

李 鹏,李天英

环境变化是最大的全球问题之一,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内容。旅游生态效率是生态效率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是一定时空范围内,某一可以计量的旅游运营单位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与其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之间的比值。近年来,生态效率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亮点,也是旅游产业生态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和绿色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讨论旅游生态效率的分析作用与理论局限,对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一、旅游生态效率思想基础

生态效率是人类对环境问题所经历的漫长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将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小。

(一)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行为反思

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2),人类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1992),人们注意到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责任;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2002),人们将注

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之上。“生态效益之实现，必须提供价格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应考虑在产品和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将其对环境的冲击与自然资源的耗用，逐步降低至地球能负担的程度”。生态效率在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将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小，呈现出从末端治理转向始端预估与过程控制、由一维分析到多维测度的特点。

（二）人类对成本核算的重新认知

成本是过程增值和结果有效应付出的资源代价，传统的会计成本是对生产经营活动所耗费资源的货币化。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求生产者必须承担环境责任，从而产生了环境成本核算，在传统成本核算中考虑环境污染、资源退化、自然灾害等因素，核算经济增加引起的资源环境损失成本。减少资源消耗和降低环境影响，可以带来运营毛利润的增加，实际上就是生态效率改善。生态效率又不等同于环境成本核算，环境成本核算是环境影响的货币化，生态效率更多的是追溯和跟踪直接的环境成本和资源消耗的流动。从成本角度，生态效率分析有利于降低成本和解决环境问题，为管理者提供具体的内部环境信息，帮助管理者进行环境决策，从而对环境成本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

（三）人类对效率追求的思想延续

效率一直是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自然科学中效率大都基于同一维度的物质、能量的投入产出：物理学中，用机械效率来表示机械对总功的利用率。生态学中，效率特指某一营养级的能量输出和输入间的比率。生态效率是效率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但投入和产出不再是同一个维度，而是经济和环境两个不同的维度，用以评估与量化区域、组织、企业的环境绩效，投入的是环境损失和资源消耗，产出包括有形价值（利润、销售金额等）和无形价值（品牌、形象等）。

二、旅游生态效率分析作用

生态效率分析框架是生态效率思想的数学表达和技术实现，基于生态效率分析框架，旅游生态效率具有横向比较、联系沟通和反馈控制等作用。

（一）产业之间的横向比较

旅游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无烟工业”，但一直缺乏有力的科学数据。生态效率一定程度上量化旅游产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之后，可以在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旅游产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生态化水平开展横向比较研究。据世界旅游组织报告，2005年全球旅游业CO₂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9%，远低于全球旅游业的经济贡献率（2008年为10%）。这些数据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家或者旅游目的地如何进行产业选择，区域旅游

生态效率可提供科学依据。

（二）两大系统的联系沟通

经济学上，任何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均可量化成货币形式，但是生态效率未将这些环境损失量化成货币形式。因为货币化是归一化的过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譬如长期以来 CO₂ 等温室气体一直没有纳入旅游环境影响的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温室气体对于全球环境影响日渐显示出来，生态效率分析框架将其作为主要环境指标。另外一方面，旅游产业或者旅游活动的物质消耗或者废弃物的量化，与物价水平、汇率、资源稀缺程度等因素密切关系。旅游生态效率有机地将生态和经济两个系统问题联系起来，具有较好的桥梁作用。旅游生态效率是在探究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并寻找解决途径，在经济和环境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不是一味地从技术层面讨论环境问题。

（三）运营水平的反馈控制

在不同发展条件下，旅游产业、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都会存在相应旅游环境变量 E1 和旅游经济变量 E2，可以测算旅游生态效率（图 1）。决策者可以根据这些数量关系，权衡旅游产业、旅游部门、旅游企业的发展规模、速度和质量，从而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措施。如果营运产业不在健康状态中，决策者就需要调整经营战略，改变旅游环境变量 E1 和旅游经济变量 E2，从而得到新的旅游生态效率，如此循环，直到调整为可持续性状态；如果运行水平处于健康状态，决策者可以判定其经营战略是可持续的，继续维持其经营策略。

三、旅游生态效率理论局限

由于旅游业的特殊性，旅游生态效率存在较大的理论局限，主要表现在研究维度、对象和方法三个方面。

（一）研究维度的局限

生态效率不能表征旅游多维特征。旅游发展除环境、经济外，还包括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维度。生态效率从环境、经济两个维度基于效率思维来分析旅游业，难以诠释许多旅游现象和完全测度旅游业综合绩效。比如，一些特殊的旅游（如博彩旅游、性旅游），其创造的经济价值比较大、环境影响也相对较小，单纯只考虑其生态效率，肯定是比较好的，但是综合社会效益未必良好。生态效率只考虑生态维度和经济维度，难以测度旅游业综合绩效。

生态效率没有考虑旅游产业带来的复合效果，社会文化维度的作用不在核算框架之内。旅游不但具有经济产业特征还有精神体验特征，一些旅游产品属于精神层面的（如宗教旅游、红色旅游），与经济增加值、物质消耗和环境影响关系都不大，但有比较好的体验效果。

（二）计量对象的局限

旅游生态效率核算大都从旅游业“供给侧”出发的，而较少考虑旅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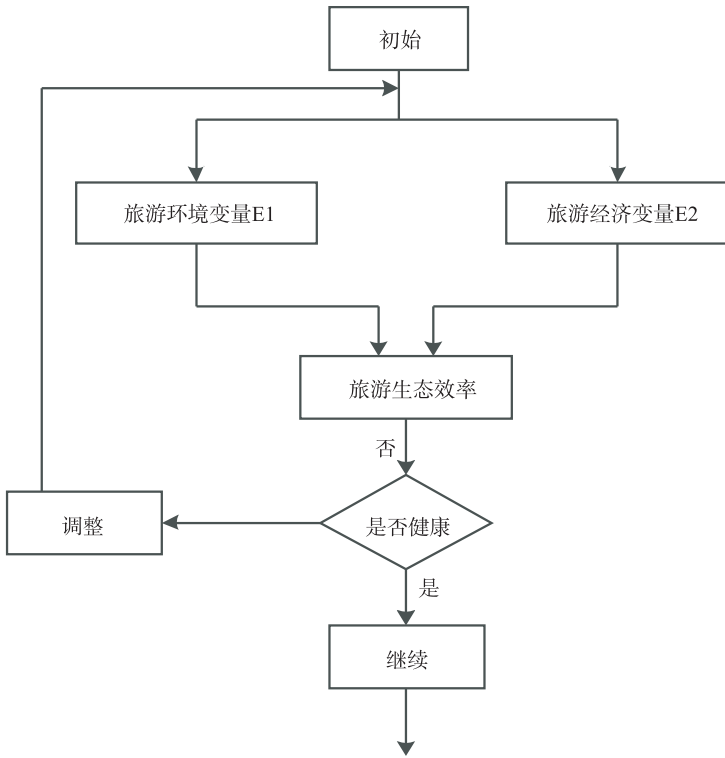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生态效率的反馈控制图

产业“需求侧”的特点，也导致了旅游生态效率研究对象的局限性。生态效率可以测度旅游产业及其构成部门的生态效率水平，但不能反映构成部门的特点，如旅游产业中交通运输和住宿部门，其生态效率较差，但是在旅游产业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另外一些旅游产业构成部门生态效率较好（如批发零售），但这些部门的存在和发展却是依附于旅游交通和住宿的综合作用。

一些组合吃住行等要素的线路旅游产品，由多个环节构成“产品链”，是多个企业共同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集合，具有空间上的移动性、区域上的流动性。与线路旅游产品对应的环境数据难以获取，难以计算其生态效率，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方式（LAC）对这些旅游产品开展生态效率计算和分析。

旅游产品是旅游需求方的生活与旅游供应方的生产之间的交集，环境影响降低和资源消耗减少均应有旅游者积极参与。如酒店住宿产品经营者降低成本的追求（消耗减少）和消费者舒适性追求（消耗增加）表现在物质和能源消耗方面可能是相背离的（如空调温度调节）。只有旅游者深度涉入，才能对经营者行为措施予以理解和支持，才能协调这两者目标可能出现的不一致性。

（三）测度指标的局限

旅游生态效率分析框架的指标选用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不足，而且经济和环境指标都有难以获取和可信度差的问题。

经济指标方面，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容易获取，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经济数据，但是缺少与之对应的环境指标和环境数据，缺乏跨国际的可比性，且只有旅游部门认可，可信度差。旅游增加值较为恰当，但核算一直是难题，必须以旅游卫星账户为基础。旅游卫星账户核算在许多地方没有展开，属于非常规型核算，导致结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许多学者根据研究目标采用非统一的系统边界，结果往往导致不同研究不具有可比性。

环境指标方面存在更多的争议：首先，旅游活动的环境影响存在外部性，单纯以地域空间作为核算边界会弱化旅游环境影响，如某些海岛度假旅游，其环境影响更多地散布在旅游过程中和其他旅游中转地，反而对旅游目的地影响较小。其次，旅游环境影响难以量化。对于一些保护地和生态脆弱区而言，游憩活动的影响和冲击尚未完全认识清楚，要对这些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进行量化，具有很大的难度。此外，表征环境影响在归一化处理过程中容易叠加个人影响，导致既有研究结果不可进行横纵向比较，使得旅游生态效率研究成果成为一个个独立单元，不能够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地、客观地、准确地指导价值。

旅游生态效率作为旅游业经济发展与环境影响关系的分析工具，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是建构旅游生态效率分析框架的基础，针对特定尺度的旅游产业运营单位选择合适的经济和环境指标才能使旅游生态效率成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才可以指导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李鹏：云南大学商旅学院副教授，博士；李天英：云南大学商旅学院硕士研究生）

生态健康管理：解决旅游地环境问题的新理念、新方法

李向明

20世纪自然科学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人回归于大自然中。在生态和环境科学上，生态健康理念的提出和生态健康作为环境管理、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使得人类在面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受到前所未有的胁迫与挑战的时候，寻找到一条新的解决路径。

我国的环境管理虽然在不断地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来努力提高环境质量与水平，但在环境管理技术、方法与手段和环境管理的实际效果等方面仍然